

祈禱不懈的文鍼吾友

陳懷台

我十五歲就認識文鍼，我們同時進入台南女中。那時台南女中用姓氏分班，「陳」是大姓，我們班上三十位女生全部姓陳。學校開運動會時，我們的班旗就是一個「陳」字，真正所謂的陳家班。那時我剛代表中華民國女童子軍去美國鍍了一層金，風頭十足，就被選作康樂組組長。文鍼是班上個子最高的女生，排隊時，她總是排到最後，我排最前頭，我最矮！

我們倆都住在岡山，除了同年、同姓、同班、同學外，再加上一層鄰居的關係，感情特好；她內向，我外向，我愛說話，她愛傾聽，不論我說什麼，做什麼，文鍼對我沒有絲毫判斷，我覺得完全被她接受。她沉默寡言，但偶爾會對我辦的活動讚許一句「棒呀！」使我非常得意。

高三時課業繁忙，我們不再通學，不約而同住進了道明修會辦的女生宿舍，居然分到同一個房間，一間房兩個人住，她睡上舖，我睡下舖，我們的友情就更深厚了。那時台南缺水，每天都會停水，誰要還沒有回家，我們就用臉盆接水，留給對方梳洗，吃東西更不用說了，什麼都是兩個人分享。我們最大的不同就是宗教，她是天主教，我是無神論反宗教派。她對我無知的批判從來不反駁，只用沉默來抗議。有一天晚上，她坐在床上唸玫瑰經，我就損她一句：「也替我祈禱吧！」她一本正經說：「好，我會！」我不經心地倒頭躺下，要睡我的大頭覺，忽然間我感到無比的平安與寧靜，好像地球、時間都終止了，我心中奇怪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，非常安祥，非常美好。我知道文鍼還在唸玫瑰經，我睡著了！

台南女中高三，以大專聯考的組別分班，陳家班被打散，文鍼到甲組班唸理工，我到丙組班唸生化，中午吃飯時間，我總愛到她班上找她，我吃得快，她吃得慢，我是急性子，無法等待她細嚼緩嚥，就把她便當搶過來，用湯匙餵她飯，她邊吃邊笑，笑到無法吞嚥，我也笑了，才把便當還給她。從那時的少女歡笑到如今四十四個年頭，文鍼就這樣匆匆的度過她的一生，先我而去。

高三畢業的暑假，我家搬到宜蘭，雖然我與文鍼分開，我心中常常思考是什麼使文鍼這麼謙順，溫文儒雅，平安和祥，與世無爭？除了個性外一定還有其他殺因素！是家教嗎？文鍼疼我，對我百依百順，什麼都能讓步——除了她的宗教信仰以外；我知道她充滿智慧，絕不盲從，她對天主教堅定不移的信仰，使我產生好奇。

暑假時，有一天在家中書房往外看，突然間，我意識到天主的臨在，這對我是不可思議、無法解釋的經驗，我馬上跑到宜蘭天主堂要求領洗。神父問我：「你會天主經和聖母經嗎？」我說：「不會。」拿了兩份經文衝回家，背好了再去找神父。神父問我：「你有代母嗎？」我說：「沒有。」神父轉身問在房間掃地的歐巴桑：「妳願意作她的代母嗎？」她說：「願意！」神父就為我付洗。第二天是主日，我初領聖體。文鍼和我唯一的宗教矛盾就此化解。我們深厚的友誼再加上一層主內姐妹的關係。她最大的優點就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標——謙順，文鍼是我神修的榜樣。

在文鍼潛移默化下領洗的不只我一個。她先生徐伯初是另一個例子，我問文鍼：「妳怎麼能夠說服妳的老公？」她說：「伯初最怕的是面對死亡。」文鍼父親過世時，伯初看到信奉天主教的岳家，在悲傷中充滿喜悅與感恩，他產生了好奇心。其他的，我是過來人完全瞭解！信仰是天主賜的禮物，當然要靠祈禱才能求到這麼大的福份；在幕後默禱的絕對是文鍼。

聯考放榜了，文鍼考進中原理工學院，我進了實踐家專。幾位進台大的台南女中同學開始藐視唸家專的。文鍼對我友誼依舊，我們都加入了大專基督生活團。我作「光鹽」的主席，文鍼來參加我辦的避靜。我耍噱頭，在曙光未曉之前，帶著「光鹽」團員高舉火炬出現，文鍼興奮異常，在我身邊說：「好棒呀！」我好得意。

家專唸三年就畢業了，我早文鍼一年出國。她來美國時過境洛杉磯探望我，給我看一冊精美的剪貼簿，內有散文和詩，是她學校一位男生為她作的，在她出國時送給她。我真羨慕，自以為長得比她漂亮，卻沒有一個男生會為我寫詩作剪貼。想必是欣賞文鍼內在美的，不只我一個。

那時我打工唸書，非常辛苦。對文鍼說：「我真高興妳不用打工，拿到全額獎學金。」她糾正我說：「是獎助金，不是獎學金，我要作助教工讀生。」這就是謙遜的文鍼，絕不往自己的臉上貼金。我們依依不捨，互道珍重，各奔前程，期盼後會有期。七十年代沒有電郵、手機，我流浪美國居無定所，地址簿一掉就和文鍼失去聯絡。

1991 年在南加州舉辦的「第三屆基督活力運動」我擔任講師及服務員，文鍼居然出現，她母親也來了，在廚房幫忙。我欣喜若狂，感謝天主。我倆均步入中年，已結婚生子。

我講完一講之後在院子裡休息，文鍼靜悄悄地走到我身邊說：「好棒啊！」我好得意。

知悉文鍼住在北加州的好學區，工作穩定、經濟豐裕，我非常欣慰。我們一下子就回到當年的姐妹情，有說不完的話。她告訴我，當伯初舉家遷移到加州時，他們有一段青黃不接的日子，夫婦倆都還沒找到工作，文鍼就去工廠作女工幫助家計。我對她能伸能屈的毅力，佩服得五體投地——這就是我敬愛的文鍼。

文鍼得了乳癌，我去她家看她，本想替她作些家事，燒一堆菜放冰庫，可是伯初已料理了一切，我既幫不上忙，也沒吃到文鍼煮的菜，就挑了一句：「怎麼？廚房不是妳的？」她笑著說：「我婆婆是職業婦女，伯初在高中時就主持家務，掌管廚房。」一個主婦不擁有自己的廚房，只有文鍼的謙順才能甘飴接受。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好女人。文鍼決定手術後不作化療，要早點回去工作。我不放心，但要尊重病人的自主權。一年後乳癌復發再度開刀，身體元氣大傷，數年後肺癌又開一次刀，把肺割掉一大半，當她告訴我決定停止化療時，我說：「文鍼，我怕！」她說：「我也怕！」我好捨不得，對她說：「妳是我最好的朋友。」耳邊聽到文鍼咽泣，我大吃一驚，文鍼外柔內剛、從不落淚。我說：「妳辛苦了。」她說：「妳也一直很苦。」我們哭成一團。

與文鍼同時進入癌症末期的是胡美玉，我是透過伯初和文斌認識她的。我們三人很投緣，馬上融洽在一起，號稱「三姐妹」。有一天，我提到文鍼在高中時功課比我好，美玉姐嚇了一跳，她一直以為我比文鍼優秀，因為在外表上我是 UCLA 的博士，我說文鍼非常聰明，她如果要唸博士是輕而易舉的事。美玉姐對文鍼的潛能毫不知情，再次證明了文鍼的謙順。美玉姐說：「我不怕死，我活到八十五了，我要去見天主。」文鍼不是怕死，她心中放不下她的孩子。

美玉和文鍼在三個月內相繼去世，三姐妹只剩下我一個人。我想到十年前母親過世後我作了一次大避靜。我質問天主，為什麼讓我母親死，不讓我婆婆死？我婆婆有嚴重的精神病，她指控我為魔鬼，使我的生活很艱苦。天主對我說：「你母親的靈魂完美了，我接她去。妳還要時間學習如何愛一個不可愛的人。」天主留下我婆婆要我修練愛德。那麼這一次為什麼又留下我？我的孩子已經不需要我了，我了無牽掛，文鍼放不下她的孩子，為什麼召她去？

文鍼病危時，伯初回我電話，告訴我她只剩下 36 磅，吞不下止痛藥。我心痛如絞。我知道她不肯走，她最擔心的是兒女與她先生的僵硬關係。我深信她先生的個性改不了，文鍼的心結就永遠不能化解。我心中吶喊：「走吧！文鍼，這麼高的個子只剩下皮包骨。世上的事妳管不了的。不要再受苦了！」

文鍼死後，伯初來電話，叫我不去參加葬禮，他會寄葬禮 CD 及追思紀念冊給我。那時我正在波士頓與分住五處的家人團聚，參加二孫女的洗禮，也就沒有去奔喪。

不久收到寄來的「追思文鍼紀念冊」，內有她兒女寫的兩篇追思文。她兒子在母親病危時，辭職返家與父親、妹妹一起照顧母親，他們三人的關係變得很融洽。她女兒寫道，「我的父親變了一個人」，她看到父親對母親深厚的愛而深受感動，他們三人團結而親密。

文鍼斷氣後，他們三人把文鍼的眼睛和嘴巴閤上，圍著她唸玫瑰經。唸完後女兒抬頭，嚇了一跳，文鍼眼睛半開看著家人，嘴角露出微笑，她放心了！她的苦難及祈禱改善了家人的關係，將寬恕及愛帶給她愛的先生和子女。

親愛的文鍼，再次和妳說，珍重再見！我們後會有期。妳該走的路妳走完了，走得好棒呀！——愛妳的台妹 （華盛頓來稿）